

中国历代文化丛书

淮南子

◆〔汉〕刘安等撰



華齡出版社

中国历代文化丛书

淮南子

[汉]刘 安 等撰

 华龄出版社

责任编辑:闫 丽 苏 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淮南子/(西汉)刘安等撰. —北京:华龄出版社,2002.9
(中国历代文化丛书.第2辑)

ISBN 7-80178-027-2

I. 淮… II. 刘… III. 刘安—哲学思想 IV. B234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2)第 076326 号

书 名:淮南子

作 者:[西汉]刘 安 等撰

出版发行:华龄出版社(北京西城区西什库大街

甲 10 号,邮编:100034)

印 刷:北京昌平环球印刷厂

版 次:2002 年 9 月第 1 版 2002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:850×1168 1/32 印张:9.5

字 数:230 千字 印数:1~2000

定 价:310.00 元/套

出版说明

《淮南子》又名《淮南鸿烈》，是汉代淮南王刘安招集宾客集体创作的一部道家名著。唐代著名的史学家刘知几在《史通》中评价《淮南子》说：“其书牢笼天地，博极古今，上自太公，下至商鞅。其错综经纬，自谓兼于数家，无遗力矣。”

宋代史论家高似孙在其所著《子略》中评论道：“淮南，天下奇才也！《淮南》之奇，出于《离骚》；《淮南》之放，得于庄列；《淮南》之议论，出于不韦之流；其精好者，又如《玉杯》、《繁露》之书。”近人梁启超也说：“《淮南鸿烈》为西汉道家言之渊府，其书博大而有条贯，汉人著述中第一流也。”

胡适曾说：“道家集古代思想的大成，而《淮南子》又集道家的大成。”《淮南子》一书适应西汉时期大一统的政治需要，以道家为宗领，对先秦的学术做了最后一次总结。它兼采各家学说，以道家为统领，构筑了自己独特的思想体系。

《淮南子》一书体系博大，思想深邃，在许多方面都提出了独特的见解，为汉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，书中的许多观点，既考虑了前人的学说，又独辟蹊径，提出了自己的创见。

首先，《淮南子》在哲学方面提出了许多新的创见，《原道训》、《俶真训》、《天文训》等篇对“道论”做了系统的阐述。其“道论”既继承了老子、庄子等先秦道家关于“道”的思想，又在许多方面加深了对“道”的理解。

《淮南子》还系统地讨论了形神关系问题，第一次对形、气、神三者的关系做了论述。

《淮南子》对战争的论述也具有总结性的意义。兵家作为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之一，在这一时期得到了长足的发展，先秦的军事家如孙武、孙臆、吴起、尉繚子等都对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，提出了许多富有创见的观点。而《淮南子》则对

这些丰富的思想成果进行了系统的总结。

对神话传说的记述,是《淮南子》一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。《淮南子》保存了许多上古神话传说故事,为研究神话学、民俗学提供了珍贵的素材。

《淮南子》虽然是一本探讨天地自然、宇宙万物和人间道理的著作,但它绝不是一本枯燥无味、了无情趣的书。那深刻而又玄妙的道理、那严肃而又含蓄的人生哲理通过生动具体的故事体现出来,而貌似轻松的故事蕴涵着深刻的道理,看似幽默可笑的佚闻中隐藏着令人回味的人生真谛。

编者

2002年9月

目 录

卷 一	原道训	(1)
卷 二	俶真训	(20)
卷 三	天文训	(37)
卷 四	地形训	(64)
卷 五	时则训	(76)
卷 六	览冥训	(95)
卷 七	精神训	(105)
卷 八	本经训	(120)
卷 九	主术训	(133)
卷 十	缪称训	(166)
卷十四	说山训	(185)
卷十五	兵略训	(205)
卷十六	说山训	(231)
卷十七	说林训	(249)
卷十八	人间训	(266)

卷一 原道训

夫道者，覆天载地，廓四方，析八极；高不可际，深不可测；包裹天地，禀授无形。原流泉沄，冲而徐盈；混混滑滑，浊而徐清。故植之而塞于天地，横之而弥于四海，施之无穷而无所朝夕；舒之輒于六合。卷之不盈于一握。约而能张，幽而能明；弱而能强，柔而能刚；横四维而含阴阳，絃宇宙而章三光；甚淖而淖，甚纤而微。山以之高，渊以之深；兽以之走，鸟以之飞；日月以之明，星历以之行；麟以之游，凤以之翔。

[译文]

道，覆盖着天空，包蕴着大地，并扩延到四面八方。它的高度是没有边际的，深度也没有办法去测量；它可以把天地包裹起来，把它的力量施用到任何物体上。它就像涓涓的细流，从空虚的境界逐步转变到充实；就像汹涌澎湃的波涛，从浑浊不清逐渐变得清澈。把其直立放着，天地之间便到处是它；把其横着放倒，五湖四海又到处有它的身影。运用它是没有穷尽的，也永远不会有衰败的时候。当它舒展开的时候，可以笼罩四方；把它包卷起，还不满一握；捆扎起来，它却又能舒张开；当其暗淡时，却又能突然光芒四射；当其弱小时，却又可以突然强大起来；当其柔软的时候，又可以突然坚硬起来。贯穿天地间，囊括阴阳两极，维持着宇宙的运行，并使太阳、月亮、星辰发出光来。它非常柔顺平和，非常细小。但同时，它又使山峰更加耸立，潭渊更深，野兽依仗它所赐的力量奔驰，飞鸟靠着它所赐力量飞翔；日月靠着它而大放光华，星辰仰仗着它而移转；麒麟依仗着它出游，凤凰依仗着它展翅高飞。

泰古二皇，得道之柄，立于中央，神与化游，以抚四方。是故能天运地滞，轮转而无废，水流而不止，与万物终始。风兴云蒸，事无不应；雷声雨降，并应无穷；鬼出电入，龙兴鸾集；钩旋轂转，周而复匝；已雕已琢，还反于朴。无为为之而合于道，无为言之而通乎德；恬愉无矜而得于和，有万不同而便于性；神托于秋豪之末，而大宇宙之总。其德优天地而和阴阳，节四时而调五行；响谕覆育，万物群生；润于草木，浸于金石；禽兽硕大，豪毛润泽；羽翼奋也，角觝生也；兽胎不殒，鸟卵不觖；父无丧子之忧，兄无哭弟之哀；童子不孤，妇人不嫜；虹霓不出，贼星不行。含德之所致也。

[译文]

远古时候的伏羲氏、神农氏两个帝王，掌握了道的真谛，而兴起于中土，把精神与世上的千变万化结合起来，来抚慰普天下的黎民百姓。所以才能使天运动起来却保持地的稳定不动，就像车轮围绕车轴旋转而永不停止；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，永不停留，和世间万物同生共灭。就像大风刮起时云会升腾一样，万事万物没有不相应的；又像雷声滚滚时大雨就会淅沥一般，万事万物的反应是无穷无尽的；像鬼魂、闪电一样转瞬即逝；就如同神龙的兴起，却又似鸾凤的聚集；像轮子绕着车轴旋转，周而复始。虽然通过精雕细刻，仍保持着朴素的本色。两位贤帝王没有什么造作所做出的事情，都是符合“道”的规律的；不加修辞所讲出的话语，都是和“德”相通的。轻闲却不自矜，在天地和谐上获得了成功。天下万民的性情虽有所不同，但都没什么非分的想法。精神世界虽有时停留在细小事情上，而当其扩展开时却比天地的总和都要广阔。它的美德笼罩着天地并协调着阴阳两极，调节四季和五行；温存抚爱、开化孕育天地万物；润泽了草木，浸润了金石。飞鸟野兽都高大健壮，羽毛鲜艳；使鸟类的翅膀坚强，野兽的犄角高大。这样，飞鸟走兽都可以顺利生息并繁衍后代。父亲不会承受儿子死去的痛苦，哥哥也不会遭到幼弟夭折的打击；儿童不会因失去父母而沦为孤儿，妇女不会因丈夫故亡而变成寡妇。那些代表着凶险预兆的虹霓和彗星也不出现。这都是因为两位贤王的恩德造成的。

夫太上之道，生万物而不有，成化像而弗宰。歧行喙息，蠓飞蠕动，待而后生，莫之知德；待之后死，莫之能怨；得以利者不能誉，用而败者不能非；收聚畜积而不加富，布施稟授而不益贫；旋县而不可究，纤微而不可勤。累之而不高，堕之而不下；益之而不众，损之而不寡；斫之而不薄，杀之而不残；凿之而不深，填之而不浅。忽兮恍兮，不可为象兮；恍兮忽兮，用不屈兮；幽兮冥兮，应无形兮；遂兮洞兮，不虚动兮；与刚柔卷舒兮，与阴阳俯仰兮。

[译文]

最高深的道，产生于万物间却不私自拥有，演化成世间万物的形象却不去主宰它们。那些走兽、飞鸟和昆虫靠着它才能产生，却没有任何动物对它感恩戴德；因它的缘故死亡，也没有任何一类去仇视它。获得利益的不赞美它，因它而失败的也不指责它。聚积财富并不是为自己增加财富，振危扶困，自己也不会变得穷困；非常的渺茫没有办法探寻根源，非常的细小到无穷尽的止境；层层累加起来也不会变高，摧毁它也不能使其倒下；使它增加却又感不到它的增多，

削弱它又感觉不到它有所减少；刀砍斧削也不能使其变得薄弱，杀害它也不会使它有所伤残；挖掘它感觉不到它有多深，堵截塞住它不能使其变得浅起来。真是时有时无，无法描绘它的形象啊；若存若亡，永远不会枯竭啊；飘渺不定，根本没有形体啊；高深莫测，运动有序啊。真是刚柔相济，阴阳合一。

昔者冯夷、大丙之御也，乘云车，入云霓，游微雾，骖恍忽，历远弥高以极往，经霜雪而无迹，照日光而无景，扶摇挈抱羊角而上。经纪山川，蹈腾昆仑，排阊阖，沦天门。末世之御，虽有轻车良马劲策利镞，不能与之争先。是故大丈夫恬然无思，澹然无虑；以天为盖，以地为舆，四时为马，阴阳为御；乘云陵霄，与造化者俱；纵志舒节，以驰大区；可以步而步，可以骤而骤；令雨师洒道，使风伯扫尘；电以为鞭策，雷以为车轮；上游于霄霓之野，下出于无垠之门。刘览偏照，复守以全；经营四隅，还反于枢。故以天为盖，则无不覆也；以地为舆，则无不载也；四时为马，则无不使也；阴阳为御，则无不备也。是故疾而不摇，远而不劳，四支不动，聪明不损，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，何也？执道要之柄，而游于无穷之地。

〔译文〕

很久以前，冯夷和大丙驾驶着雷车，用六条云彩作为马匹，奔行于微气间，在时隐时现的宇宙太空里奔跑。经过那些又高又远的地方，飞向没有尽头的地方。踏过霜雪却不留下任何痕迹，在日光照耀之下，又不显现影子。就着盘旋上升的扶摇、羊角之风向上飞行，跃过高山大川，最终到了昆仑仙境。推开登天的门，进到了天帝所住宫殿的大门。后来的驾驶者，纵然有轻巧灵便的车辆，优良的马匹，坚硬的鞭子，锋利的马镞，也无法和他们相比了。因此说只有那些掌握了“道”的人，安静得似乎没有了思想，淡泊得如同不需要考虑。把天空当作盖子，把大地当作车辆，把四季作为马匹，用阴阳两极来驾驭。驾着白云，直飞上九天，和天地共存灭。任思绪自由来去，松弛车节，奔向天的尽头。可以放慢脚步，缓缓而行，也可以高速奔跑。命令雨师在前边的道路上洒水，风伯在已过的路途上打扫干净。用闪电作马鞭，轰雷为车轮。向上一直遨游到极幽远的地方，向下穿过那没有边际的大门。虽然到处观赏，却也不失去丝毫德性。虽管理着四方广阔之地，最终仍返回到中央。因此用天作盖子，任何事物都覆盖其中；用大地作车辆，任何东西都装载其间；用四季作马匹，则没有什么不是听任使唤的；用阴阳来驾驭，则世间万物没有什么不拥有的。这样，虽快却不左右摇摆，虽然遥远却不感到疲乏，四肢都不劳动，头脑的聪慧也不减少，却能知道上

下八方的构成形状和止境,这是什么缘故造成的呢?就是因为掌握了“道”的精髓,进一步就可以引申到没有止境的地方。

是故天下之事不可为也,因其自然而推之;万物之变不可究也,秉其要归之趣。夫镜水之与形接也,不设智故,而方圆曲直弗能逃也。是故响不肆应,而景不一设,叫呼仿佛,默然自得。人生而静,天之性也;感而后动,性之害也;物至而神应,知之动也;知与物接,而好憎生焉。好憎成形,而知诱于外,不能反己,而天理灭矣。故达于道者,不以人易天,外与物化,而内不失其情。至无而供其求,时骋而要其宿。小大修短,各有其具,万物之至,腾踊肴乱而不失其数。是以处上而民弗重,居前而众弗害,天下归之,奸邪畏之。以其无争于万物也,故莫敢与之争。

[译文]

所以,天下的事情不是主观所能做成的,要依靠自然的规律去推动它;万物的变化不是人能穷究无遗的,要把握其主流,使其向总的方向发展。用镜子和水映照有形之物,不需要人为的安排,而方的、圆的、曲的、直的无不逼真地映照出来。回声不是特意要呼应声音,影子并非特意为物体而生,但是呼叫的回声,物体的影子,都在不知不觉中自然地产生。天生喜欢清静,这是人的天性。对外物有所感动而生情欲,这是对天性的损害。外物进入感官,精神就会产生感应,这是神智在起作用。神智加于外物,就会产生好恶之情。好恶之情形成了,而神智被外物诱惑,不能使自己返回到天性,这就灭绝了天理。因此,能够通达道的人,不因为人事的原因而改变天性,外表和事物一起变化,但内心却不会失去本性。道虚无至极,但能满足万物的需求,它不时地运动变化着,但能控制事物向一定的方向发展。大小、长短的特征,各种事物都具备,万物的产生发展虽然繁多,但都不会离开道的规范。所以,得道者,居于上位而百姓不会认为权势重,处于人前而众人不会感到有祸害,天下的人都归附他,奸邪小人都害怕他。因为他不与万物相争,所以没有谁敢和他争斗。

夫临江而钓,旷日而不能盈罗,虽有钩箴芒距,微纶芳饵,加之以詹何、娟嬛之数,犹不能与网罟争得也。射者扞乌号之弓,弯棋卫之箭,重之羿、逢蒙子之巧,以要飞鸟,犹不能与罗者竞多,何则?以所持之小也。张天下以为之笼,因江海以为之罟,又何亡鱼失鸟之有乎!故矢不若缴,缴不若无形之像。夫释大道而任小数,无以异于使蟹捕鼠、蟪蛄捕蚤,不足以禁奸塞邪,

乱乃逾滋。昔者夏鲧作三仞之城，诸侯背之，海外有狡心。禹知天下之叛也，乃坏城平池，散财物，焚甲兵，施之以德，海外宾伏，四夷纳职，合诸侯于涂山，执玉帛者万国。故机械之心藏于胸中，则纯白不粹，神德不全，在身者不知，何远之所能怀！是故革坚则兵利，城成则冲生，若以汤沃沸，乱乃逾甚。是故鞭噬狗，策蹄马，而欲教之，虽伊尹、造父弗能化。欲寅之心亡于中，则饥虎可尾，何况狗马之类乎！故体道者逸而不穷，任数者劳而无功。

〔译文〕

到长江垂钓，全天所钓之鱼装不满一筐，虽然钓针尖细且带有锋利的倒钩，钓绳纤细，鱼饵芳香，加之又有詹何、娟嬛那样高超的技术，还是不能和用网者所捕之鱼相比。射箭的人安装乌号之弓，张开棋地之箭，加之有后羿、逢蒙子那样的射技，来射取疾飞之鸟，所获之数依然不能和张网捕鸟者相比。这是什么原因呢？是因为所用的工具太小了。如果张开天下把它作为笼子，用长江大海作为罗网，又怎么会有逃走的鱼和鸟呢！所以，普通的箭不如系有丝绳的箭，系绳的箭不如无形的大网。所以说丢下大道而使用小技，与让螃蟹捕鼠、癞蛤蟆捉跳蚤没有什么差异，不能够用来禁止奸佞，杜绝邪恶，祸乱反而会越来越多。从前，夏代的鲧修筑三仞高的城墙，导致诸侯背叛了他，四海之外的人都产生了狡诈之心。夏禹得知天下背叛了鲧，便毁掉城墙，填平护城河，发放财物，销毁铠甲兵器，向人们布施恩德。于是四海内外全都归服，诸侯朝贡，他在涂山大会诸侯时，奉玉帛前来朝拜的就有上万个诸侯国。所以，如果胸中隐藏着巧诈之心，那么原本纯白的道就不精纯了，精神专一的德就不完全了。连在身边的人都不了解，怎么能使远方之人归服呢！所以皮甲坚硬，则兵器就会锋利；城墙修成，则攻城的战车便会随之产生，犹如用开水浇息滚沸的水一样，只会乱得更加厉害。因此，抽打咬人的狗，鞭打蹬蹄的马，想驯服它们，即使是伊尹、造父这样的人也难改变它们的性情。如果将贪婪和伤害他人的念头从内心消除掉，那么即使是饿虎也可以使之尾随，何况是狗马之类的呢！所以，依道行事的人安逸而作事顺达，玩弄技巧的人辛劳而没有成效。

夫峭法刻诛者，非霸王之业也；垂策繁用者，非致远之术也。离朱之明，察箴末于百步之外，不能见渊中之鱼；师旷之聪，合八风之调，而不能听十里之外。故任一人之能，不足以治三亩之宅也；修道理之数，因天地之自然，则六合不足均也。是故禹之决渎也，因水以为师；神农之播谷也，因苗以为教。夫萍树根于水，木树根于土；鸟排虚而飞，兽蹠实而走；蛟龙水居，虎豹山处：

天地之性也。两木相摩而然，金火相守而流；员者常转，寡者主浮；自然之势也。是故春风至则甘雨降，生育万物，羽者姬伏，毛者孕育，草木荣华，鸟兽卵胎，莫见其为者，而功既成矣；秋风下霜，倒生挫伤，鹰雕搏鸷，昆虫蛰藏，草木注根，鱼鳖凑渊，莫见其为者，灭而无形。木处榛巢，水居窟穴；禽兽有茆，人民有室；陆处宜牛马，舟行宜多水；匈奴出秽裘，于、越生葛絺；各生所急以备燥湿，各因所处以御寒暑，并得其宜，物便其所。由此观之，万物固以自然，圣人又何事焉！九疑之南，陆事寡而水事众。于是民人被发文身，以像鳞虫；短综不裤，以便涉游；短袂攘卷，以便刺舟；因之也。雁门之北，狄不谷食；贱长贵壮，俗尚气力；人不弛弓，马不解勒；便之也。故禹之裸国，解衣而入，衣带而出；因之也。今夫徙树者，失其阴阳之性，则莫不枯槁。故橘树之江北则化而为枳，鸕鹚不过济，貉渡汶而死；形性不可易，势居不可移也。

〔译文〕

动辄用严刑苛法杀人的，不能成就统一天下的大业。经常用棍子鞭子打人，不是长久的办法。离朱的眼睛特别明敏，可以看清百步以外的针尖，可是看不见深渊中的鱼；师旷的耳朵非常灵敏，可以分辨八种不同的音调，可是听不见十里以外的声音。所以，仅仅凭一个人的才能，不足以治理三亩大的宅地；而遵循作为规律的大道，根据天地自然变化的情况，就是整个天下也不难治理太平，所以夏禹治理洪水，依水流动的规律为老师；神农播种五谷，以禾苗生长的规律为教导。浮萍扎根在水中，树木扎根在土里；鸟翅排空气而飞翔，兽足踏地而奔跑。蛟龙生活在水里，虎豹居住在山中，这都是天地生长的本性。两块干木相摩擦而燃烧，金属遇烈火而化为流动的溶液，圆的东西经常转动，中间空的木类可以漂浮，这都是自然带来的属性。所以春风吹来雨水就该下了，万物得水就会萌生。有羽的鸟类会孵卵，有毛的兽类会怀胎。草木欣欣向荣之时，鸟兽孵卵怀胎。没有人看见它（实指道）干什么，使万物生长的大功却告成了。秋风起，寒霜降，生物倒运受挫伤。强健的鹰、鹏同凶猛的鸷鸟相搏斗，弱小的昆虫藏在土中过寒冬。草木将生命聚集在根部，鱼鳖类相继潜入水底，也没有人看见它（也是指的道）做什么，却能使万物消声匿迹不见形影。依水而住的会筑巢，傍水而住的会打洞；禽兽有巢穴垫草，人民有居室铺盖；生活在陆地宜用牛马，生活在水乡宜用舟船；匈奴生产粗陋的毛皮袄，吴越会造凉爽的细葛衣。各自都生产自己急需的东西，用以防备干燥或潮湿的气候。各地人都根据自己的生活环境，用不同的衣物抵御严寒或酷暑。各人都能适应自己的环境，万物都有自己的用处。由此可见，万物本来都在按照自然规律活动，圣人又有什么事

情好做呢！九疑山（即九嶷山）以南，陆地的事情少而水上的事情多。在这里生活的人们，剪发文身，以模仿有鳞甲的鱼类。他们只穿短裤不穿长裤，以便蹬水游泳；只穿短袖或把袖子捋起来，以便于划船，这全都是为了适应水上活动。雁门山以北的人，史称狄人，不吃五谷一类的东西。他们轻老年而重壮年，习俗是崇尚勇力。那里的人不解下弓箭，马也不解掉嚼子，这也是为了适应当地的环境。因此，夏禹到了南方的裸国，便脱掉衣服进去，穿上衣服出来，这是为了适应当地的风俗习惯。当今移植树木的人，不注意树木的阴阳习性，就没有不枯死的。所以，桔树移植长江以北，就会变成枳树；鸬鹚不能渡过济水，狗獾过了汶水就会死亡。生理习性不可改变，生活环境也不能转移。

是故达于道者反于清静，究于物者终于无为。以恬养性，以漠处神，则入于天门。所谓天者，纯粹朴素，质直皓白，未始有与杂糅者也；所谓人者，偶倞智故，曲巧伪诈，所以俯仰于世人而与俗交者也。故牛歧蹄而戴角，马披髦而全足者，天也；络马之口，穿牛之鼻者，人也。循天者，与道游者也；随人者，与俗交者也。夫井鱼不可与语大，拘于隘也；夏虫不可与语寒，笃于时也；曲士不可与语至道，拘于俗束于教也。故圣人不以人滑天，不以欲乱情；不谋而当，不言而信，不虑而得，不为而成；精通于灵府，与造化者为人。

〔译文〕

所以，通晓“道”的人，可以返归清静的本性；深入探究事理的人，终究会自觉顺应自然规律的。用恬静培养性情，用淡泊陶冶精神，就可以达到自然无为的境界了。所谓“天”者，指的就是纯粹朴素，正直洁净，不曾与它物相混杂的自然无为的天。所谓“人”者，指的则是故弄玄虚，投机钻营，逢迎巧诈，与世俗私欲同流合污的人为的人。所以说牛蹄岔开而头长角，马颈长鬃而蹄完整，是天生的，带马笼头，穿牛鼻子，则是人为的，遵循自然规律的人，是与“道”同游的人；追求人为的人，是与世俗同流的人。同井里的小鱼不可以谈论大海，因为它长期拘守在狭隘的井底；同夏天的昆虫不可以谈论冰雪，因为它们深受季节的制约；同见识短浅的人不可以谈论大道，因为他们拘泥于世俗之见，深受世俗教养的束缚。所以圣人不因人为而干扰自然，不因人欲而骚扰天性。他们不经谋划而行为得当，不必说话则人皆相信，不用思虑而需求自得，不需动手而事业自成，他们的精神来自心扉，以天地造化的规律为做人的准则。

夫善游者溺，善骑者堕，各以其所好，反自为祸。是故好事者未尝不中，

争利者未尝不穷也。昔共工之力，触不周之山，使地东南倾，与高辛争为帝，遂潜于渊，宗族歼灭，继嗣绝祀。越王翳逃山穴，越人熏而出之，遂不得已。由此观之，得在时，不在争；治在道，不在圣。土处下，不争高，故安而不危；水下流，不争先，故疾而不迟。昔舜耕于历山，期年，而田者争处饶塿，以封壤肥饶相让；钓于河滨，期年，而渔者争处湍濊，以曲隈深潭相予。当此之时，口不设言，手不指麾，执玄德于心，而化驰若神。使舜无其志，虽口辩而户说之，不能化一人。是故不道之道，莽乎大哉！夫能理三苗，朝羽民，徙裸国，纳肃慎，未发号施令而移风易俗者，其惟心行者乎？法度刑罚何足以致之也？是故圣人内修其本而不外饰其末，保其精神，偃其智故，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，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。所谓无为者，不先物为也；所谓无不为者，因物之所为。所谓无治者，不易自然也；所谓无不治者，因物之相然也。万物有所生，而独知守其根；百事有所出，而独知守其门。故穷无穷，极无极；照物而不眩，响应而不乏。此之谓天解。

〔译文〕

善于游泳的人常常被淹死，善于射马的人往往被摔死。各自都把自己的特长，变成了自己的祸害。所以，好管事的人没有不受中伤的，好争利的人没有不变穷困的。从前，水神共工的力气，能够撞倒不周之山，致使大地向东南倾斜。而当他同高辛氏争夺帝位时，因失败而潜入深渊，整个宗族被消灭，以至断绝了子孙和香火。越王的太子翳，不想继承王位，逃进山洞之中，越人硬是用火把他熏出山洞，不得已，就出山为王。由此可以看出，获得成功在天时，而不在争夺；治理国家在顺应自然规律，而不在圣人智谋。土地的位置低下，不同谁比高，所以能够平安无事；水往低处流，不同谁争先，所以能够奔流不息。从前，虞舜在历山耕地，一年以后，农民争着要种贫瘠的山地，而把肥沃的土地让给他人。虞舜在黄河边上钓鱼，一年以后，渔夫争着要去水流湍急的河段，而把水深鱼多的好港湾相让。在这期间，舜既没有动员，也没有指挥，而以自身的高超美德感化众人，效果奇灵。如果舜没有治理天下的心愿，虽然能言善辩，且挨户去作宣传，也难以感化一个人。所以，不用言辞表达的“道”，才是天下最大的“道”！舜能够治理好三苗，使羽民国来朝贡，让裸国来臣服，接见肃慎族，未发号施令，却能改变其风俗习惯，是内心感化才能做到的！仅仅靠法度、用刑罚，怎么能达到这种地步呢？所以圣人注重从内部修养根本，而不重从外部修饰细节；保养其内在精神，息灭其取巧心理。不声不响，似乎没有什么作为，实际上却是无所不为；不言不语，好像没有用心治理国事，实际上却是没有得不到治理的事情。所

谓“无为”，就是不在事态成熟之前行动（即一任万物自然运动的意思）；所谓“无不为”，就是顺应万物的势态而行动。所谓“无治”，就是不改变事物的本质属性；所谓“无不为”，就是顺应万物变化的规律而治理。万物都有自己的产地，最要紧的是要守住其根本；百事都有自己的来路，最要紧的是要把握住它的大门。因此，能够穷究无穷无尽的事物，达到无边无尽的境地。明察万物而不受其迷惑，响应万物而不感到困乏，这就是所谓“天解”。

故得道者，志弱而事强，心虚而应当。所谓志弱而事强者，柔懦安静，藏于不敢，行于不能，恬然无虑，动不失时，与万物回周旋转，不为先唱，感而应之。是故贵者必以贱为号，而高者必以下为基；托小以包大，在中以制外；行柔而刚，用弱而强；转化推移，得一之道，而以少正多。所谓其事强者，遭变应卒，排患扞难，力无不胜，敌无不凌；应化揆时，莫能害之。是故欲刚者必以柔守之，欲强者必以弱保之。积于柔则刚，积于弱则强，观其所积，以知祸福之乡。强胜不若己者，至于若己者而同；柔胜出于己者，其力不可量。故兵强则灭，木强则折，革固则裂，齿坚于舌而先之敝。是故柔弱者，生之干也，而坚强者，死之徒也；先唱者，穷之路也，后动者，达之原也。何以知其然也？凡人中寿七十岁，然而趋舍指凑，日以月悔也，以至于死。故蓬伯玉年五十而有四十九年非。何者？先者难为知，而后者易为攻也；先者上高，则后者攀之；先者逾下，则后者蹶之；先者贖陷，则后者以谋；先者败绩，则后者违之。由此观之，先者则后者之弓矢质的也，犹罅之与刃，刃犯难而罅无患者，何也？以其托于后位也。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见也，而贤知者弗能避也。所谓后者，非谓其底滞而不发，凝结而不流，贵其周于数而合于时也。夫执道理以耦变，先亦制后，后亦制先。是何则？不失其所以制人，人不能制也。时之反侧，间不容息，先之则太过，后之则不逮。夫日回而月周，时不与人游，故圣人不贵尺之璧，而重寸之阴，时难得而易失也。禹之趋时也。履遗而弗取，冠挂而弗顾，非争其先也，而争其得时也。是故圣人守清道而抱雌节，因循应变，常后而不先；柔弱以静，舒安以定，攻大礪坚，莫能与之争。

〔译文〕

所以得道的人意念柔弱而办事稳操胜券，心胸虚阔而行动得心应手。所谓“志弱而事强”，是说他柔弱安静，把自己隐藏在不敢作为之中，行动上似乎无能为力，平平静静地无思无虑，行为不失时宜，顺随万物的运动变化，不首先倡导，事物运动起来才去应和。因此高贵的王、公、侯、伯们总是用孤、寡、不谷这类谦

卑的字眼来称呼自己,高大的建筑物总是以低处为基础;寄托在小处而能包容广大,处在中间而能控制四面八方;行动处事看似柔弱而实际上刚强;随着事物的转化而转移,掌握了“一”这个道,所以能以少制多。所谓“事强”,是说在遭遇变故、应付突然事件、排除祸患、抵御灾难的时候,没有什么力量不能战胜,没有什么对手不能制驭,能适应变化,揆度时势,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。因此,想要刚强有力量,必须用柔弱来防守。积聚柔弱就会刚强,观察积聚柔弱的状况,便可以预见福祸的趋向。用强力胜过力量不如自己的人,遇到和自己力量一样的,就势均力敌不能取胜;用柔术胜过力量大于自己的人,他这种“柔力”才无法计量。所以强军如果一味逞强就会覆灭,木材坚硬容易断折,皮革坚固容易开裂,牙齿虽然比舌头坚实,却比舌头先坏落。所以说柔弱是生命的支柱,而“坚强”是“死亡”的同义语;首先倡导,是穷途末路,后继才是通达的源泉。怎么知道是这样呢!大凡人中等寿命是七十岁,可是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举止、所作所为,天天都在后悔,直到生命终结都是这样。卫国贤人蘧伯玉活了五十岁,他觉得前四十九年都做得不对。为什么会这样呢?先行的人难运用自己的智慧,后继者容易成功:先行的人爬上了高处,后来的人便可以沿熟路攀登上去;先行的人越过低处,后来的人便可以踏着先行者的足迹前进;先行的人跌跤失足,后来的人便可以考虑避开障碍陷坑;先行的人大败,后来的人便可以不再蹈覆辙。由此看来,先行者就是后来者射箭的靶的,如同那矛戟的柄套和锋刃,锋刃受损而柄套安然无恙,这是为什么呢?因为柄套处在后面的位置。这些现象和道理,连世俗庸人都众所周知,可是那些所谓贤明聪慧的人不能避免争先恐后,这是因为利欲迷住了他们的心窍。这里说的提倡居后,并不是指完全停滞不动,凝固不流,而是看重居后者的言行切合道术,适应时宜。如果能够掌握道术理数来随顺事物的变化,那么先行者可以制驭后来者,后来者也可以制驭先行者。这话怎么说呢?因为这样的人掌握了制驭人的法宝,所以别人无论居先居后都没法制驭他。时间瞬息流逝,短暂得不容呼吸一次,你如果争先便越过它太远,如果居后又难以赶上。日月不停地运转,时间不停地走它自己的路,并不和人打交道。所以圣人不贵重一尺长的璧玉,而重视一寸光阴,因为时机难得而易失。夏禹为了追赶时间的脚步,鞋跑掉了顾不上拾取,头巾掉落了也不顾,他并不是和谁争什么先后,只是力争把握时机罢了。所以圣人固守着清纯之道和柔弱之节,因循应变,常常处后而不争先,柔弱恬静,安祥镇定,所以能攻破大敌难关,没有人能同他抗争。

天下之物,莫柔弱于水。然而大不可极,深不可测;修极于无穷,远沦于

无涯；息耗减益，通于不訾；上天则为雨露，下地则为润泽；万物弗得不生，百事不得不成；大包群生而无好憎，泽及蚊虻而不求报；富贍天下而不既，德施百姓而不费；行而不可得穷极也，微而不可得把握也；击之无创，刺之不伤，斩之不断，焚之不然；淖溺流通，错缪相纷而不可靡散；利贯金石，强济天下；动溶无形之域，而翱翔忽区之上，逍遥川谷之间，而滔腾大荒之野；有余不足，与天地取与，授万物而无所前后。是故无所私而无所公，靡滥振荡，与天地鸿洞；无所左而无所右，蟠委错珍，与万物始终。是谓至德。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于天下者，以其淖溺润滑也。故老聃之言曰：“天下至柔，驰骋天下之至坚。出于无有，入于无间。吾是以知无为之为益。”

〔译文〕

世界上没有比水更柔弱的了。可偏偏这至柔的水，大到无边无际，深到无法测量。论长度没有穷尽，延伸到无边无涯的远处，没有谁能计量出水的增加、减少、消耗究竟有多少。水蒸腾到天空便形成雨露，落到大地之上则润泽万物。所有生物的生长都离不开水，所有的事情如果没有水的参与便都无法成功。水博大到包容了一切的生灵，而且对所有的生灵都公平对待，从不厚此薄彼。水的恩惠小到即使是长足的小虫也能感受到，而又从不要求回报。水的恩泽使天下富足而又取之不尽，它的恩德使每一位百姓都能感受到而又不觉得这是浪费。水的流动永不停止，没有尽头，可又小到连手也无法握住它。击打它却无法使它受伤，用尖利的东西刺它看不到一丝痕迹。刀砍不断，火烧不坏。水无形到可以流向四面八方，而相互错杂纷纭，无法把它们分开。尽管水是这么柔弱，然而它却锋利到洞穿金石的程度，强大到遍及天下。水无处不在。它可以在无尽的空间随意飘荡，广阔的太空任它自由翱翔。山川、峡谷中有它盘旋回荡的身影，茫茫无尽的原野有它滔滔奔腾的身影。水可多可少，可随意从自然界中取得。水同时施与万物，而从不分先后顺序，所以没有任何私弊和偏向，因而也就没有公、私的区别和对待。水浩浩荡荡，波涛澎湃，和天地相连。在水看来，左、右没什么差别。它极尽盘旋腾挪，彼此交错融合，和天地万物共度始终，水的这种境界达到了最高的“德”的境界。水能具备天下最高的德性，其原因就是它柔软润滑而不流于形迹。因而老子对此评价说：“世界上柔弱到极点的事物，却能驱使纵横世界上阳刚到极点的事物。从虚无之处产生，又进入到没有空隙的地方，这让我领悟到‘无为’的妙处之所在。”

夫无形者，物之大祖也；无音者，声之大宗也。其子为光，其孙为水，皆